太后門

茅焦諫秦始皇遷母太后於萯陽宮

九年。初。王即位年少。太后時時與文信侯私通。文信侯恐事覺。乃詐以舍人嫪毐爲宦者進於太后。太后幸之。生二子。封毐爲長信侯。毐矯王御璽。發兵欲攻蘄年宮爲亂。王夷毐三族。遷太后於雍萯陽宮。殺其二子。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積之闕下。死者二十七人。齊客茅焦上謁請諫王。使謂之曰。若不見夫積闕下者邪。對曰臣聞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二十七人。臣之來固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者也。使者走入白之。王大怒曰。是人也。故來犯吾趣召鑊烹之。是安

得積闕下哉王按劒而坐召之入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邪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太后於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爲陛下危之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王下殿手自接之曰先生起就衣今願受事乃爵之上卿王自駕虛左方往迎太后歸於咸陽復爲母子如初

漢呂太后殺趙王如意及戚夫人

元年五月惠帝卽位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幷誅之王來未到惠帝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冬十二月惠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趙王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乃召惠帝觀人彘惠帝見問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惠帝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

文帝免冠謝太后以教子不謹

前三年張釋之爲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

竇太后好黃老言

建元元年武帝雅嚮儒術嬰蚡俱好儒推轂代趙綰爲御史

大夫蘭陵王臧爲郎中令。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公。武帝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既至。（合魯邑。）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爲新垣平邪。陰求得趙綰王臧姦利事以讓武帝。武帝因廢明堂事。諸所興爲皆廢。下綰臧吏。皆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

武帝殺鉤弋夫人

後元元年。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數歲。形體壯大多知。武帝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稚母少。欲以大臣輔之。後數日。武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武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武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賜死。頃之。武帝閑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武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太后省政宜知經術

元平元年。昌邑王賀廢。霍光以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夏侯勝甫尚書授太后。遷勝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

傅太后求稱尊號

綏和二年。夏四月丙午。哀帝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太皇太后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

至未央宮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哀帝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傅太后從複道朝夕至哀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高昌侯董宏希指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爲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爲帝太后事下有司大司馬王莽左將軍師丹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爲比喻詿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傅太后大怒欲必稱尊號哀帝乃白太皇太后令下詔尊定陶恭王爲恭皇又詔曰春秋母以子貴宜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官

大司馬王莽令更設傅太后坐上置酒未央宮內者令爲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大司馬莽按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

太后威德至盛

元始二年王莽欲悅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

太后四時巡狩四郊

四年莽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乃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存見孤寡貞婦所至屬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爲常

元后四世爲天下母

班彪賛曰。三代以來。王公失世。稀不以女寵。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爲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鄧太后聖明

元興元年。冬十二月。辛未。和帝崩。初帝失皇子。前後十數。後生者輒隱秘。養於民間。羣臣無知者。鄧皇后乃收皇子於民間。長子勝有痼疾。少子隆生始百餘日。迎立以爲皇太子。是夜即皇帝位。會日皇太后。太后臨朝。是時新遭大憂。法禁未設。宮中亡大珠一篋。太后念欲考問。必有不辜。乃親閱宮人。觀察顏色。即時首服。又和帝幸人吉成。御者共枉吉成以巫蠱事。下掖庭考訊。辭證明白。太后以吉成先帝左右。待之厚恩。平日尚無惡言。今反若此。不合人情。更自呼見。實覈果御者所爲。莫不歎服。以爲聖明

詔減服御珍膳等物

延平元年。太后詔減太官導官尚方內署諸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自非供陵廟。稻粱米不得導擇。朝夕一肉飯而已。舊太官湯官經用。歲且二萬萬。自是裁數千萬。及郡國所貢。皆減其過半。悉斥賣上林鷹犬。離宮別館。儲峙米糒薪炭。悉令省之

幸洛陽寺決囚而雨

永初二年。夏。旱。五月。丙寅。皇太后幸洛陽寺。及若盧獄錄囚徒。洛陽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輿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視覺之。卽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卽時收洛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

以陰陽不和減戲樂

三年。太后以陰陽不和。軍旅數興。歲終饗遣衛士。勿設戲作樂。減逐疫倀子之半

不聽鄧康崇公損私之戒

永寧元年。太后從弟越騎校尉康。以太后久臨朝政。宗門盛滿。數上書太后。以爲宜崇公室。自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謝病不朝。太后使內侍者問之。所使者乃康家先婢。自通中大人。康聞而詬之。婢怨恚。還白康詐疾而言不遜。太后大怒。免康官。遣歸國。絕屬籍。

李郃勸順帝奉閻太后

延光四年。議郎陳禪以爲。閻太后與順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羣臣議者咸以爲宜。司徒掾汝南周舉謂李郃曰。昔瞽瞍常欲殺舜。舜事之逾謹。鄭武妻謀殺莊公。莊公誓之黃泉。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隔絕。後感潁考叔茅焦之言。復脩子道。書傳美之。今諸閻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羣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塞人望。郃卽上疏陳之。永建元年。春正月。順帝朝太后於東宮。太

后意乃安

梁太后委政宰輔天下咸望治平

永嘉元年太后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黃門宦官爲惡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而梁冀深忌疾之初順帝時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飛章誣奏固冀以白太后使下其書太后不聽

東晉徐邈臧燾議宣太后配食

太元十九年追尊會稽王太妃鄭氏曰簡文宣太后羣臣謂宣太后應配食元帝太子前率徐邈曰宣太后平素之時不伉儷於先帝至於子孫豈可爲祖考立配國學明教東莞臧燾曰今尊號既正幽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爲稱兼明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義不亦善乎乃立廟於太廟路西

燕王寶欲追廢段后眭邃稱子無廢母之義

二十一年初燕王垂先段后生子令寶後段后生子朗鑒愛諸姬子麟農隆桑熙寶初爲太子有美稱已而荒怠中外失望後段后嘗言於垂曰太子遭承平之世足爲守成之主今國步艱難恐非濟世之才遼西高陽二王陛下之賢子宜擇一人付以大業趙王麟姦詐彊愎異日必爲國家之患宜早圖之寶舍事垂左右左右多譽之故垂以爲賢謂段氏曰汝欲使我爲晉獻公乎段氏泣而退告其妹范陽王妃曰太子

不才。天下所知。吾爲社稷言之。主上乃以吾爲驪姬。何其苦哉。觀太子必喪社稷。沱場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盡。其在王乎。寶及麟聞而恨之。及寶襲位。使麟謂段氏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守大業。今竟能不宜早自裁以全段宗。段氏怒曰。汝兄弟不難逼殺其母。況能守先業乎。吾豈愛死。但念國亡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段后謀廢適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羣臣咸以爲然。中書令眭邃颺言於朝曰。子無廢母之義。漢安思閻后。親廢順帝。倫得配饗太廟。況先后曖昧之言。虛實未可知乎。乃成喪

比魏崔光諫胡太后數幸宗戚勳貴之家

梁武帝天監十五年。魏胡太后數幸宗戚勳貴之家。侍中崔光表諫曰。禮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爲謔。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歸寧殁則使卿寧。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爲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也。今帝族方衍。勳貴增遷。祗請遂多。將成彝式。願陛下簡息遊幸。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

唐代宗失太子母沈氏所在

永泰元年。太子母沈氏吳興人也。安祿山之陷長安也。掠送洛陽宮。代宗克洛陽。見之。未及迎歸長安。會史思明再陷洛陽。遂失所在。代宗即位。遣使散求之。不獲。己亥。壽州崇福寺尼廣澄。許稱太子母。按驗乃故少陽院乳母也。鞭殺之

分遣諸沈訪求太后

建中元年。中書舍人高參。請分遣諸沈訪求太后。德宗以陸主述爲奉迎使。工部尚書喬琳副之。又命諸沈四人爲判官。與中使分行諸道求之

高氏詐稱沈太后

二年。初高力士有養女嫠居東京。頗能言宮中事。女官李真一。意其爲沈太后。詣使者具言其狀。德宗聞之。驚喜。時沈氏故老已盡。無識太后者。德宗遣宦官宮人往驗視之。年狀頗同。宦官宮人不審識太后。皆言是。高氏辭稱實非太后。驗視者益疑之。強迎入居上陽宮。德宗發宮女百餘人齎乘輿御物就上陽宮供奉。左右誘諭百方。高氏心動。乃自言是。驗視者走馬入奏。德宗入喜。羣臣皆大賀。詔有司草儀奉迎。高氏弟承悅在長安。恐不言。久獲罪。遽自言本末。德宗命力士養孫樊景超往覆視。景超見高氏居內殿。以太后自處。左右侍衛甚嚴。景超謂高氏曰。姑何自置身於俎上。左右叱景超使下。景超抗聲曰。有詔。太后詐僞。左右可下。左右皆下殿。高氏乃曰。吾爲人所強。非已出也。以牛車載還其家。德宗恐後人不復敢言太后。皆不之罪。曰。吾寧受百欺。庶幾得之。自是四方稱得太后。數四皆非是。而真太后竟不知所之

爲曾太皇太后沈氏舉哀立忌

永貞元年。禮儀使奏。曾太皇太后沈氏。歲月滋深。迎訪理絕。按晉庾蔚之議。尋求三年之外。俟中壽而服之。伏請以大行

皇帝啓攢宮日。皇帝帥百官舉哀。即以其日爲忌。順宗從之

郭太后不肯臨朝稱制

長慶四年。穆宗疾復作。命太子臨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是夕穆宗崩。敬宗即位于大極東序

蕭洪詐稱蕭太后弟爲太子洗馬

大和二年。初蕭太后幼去鄉里。有弟一人。文宗即位。命福建觀察使求訪。莫知所在。有茶綱役人蕭洪。自言有姊流落商人趙縝。引之見太后。近親呂璋之妻。亦不能辨。與之俱見太后。穆宗以爲得真舅。遂以爲太子洗馬

蕭洪詐冒事覺被誅蕭本復詐作太后弟

開成元年。鄜坊節度使蕭洪詐稱太后弟。事覺。流驩州。於道賜死。趙縝呂璋等皆流嶺南。太后有異母弟在閩中。孱弱不能自達。有閩人蕭本。從之得真內外族諱。因仇士良進達於文宗。且發洪之詐。洪由是得罪。文宗以本爲真太后弟。遂擢爲右贊善大夫

蕭弘詐稱太后族人

二年。福建奏晉江百姓蕭弘。稱太后族人。詔御史臺按之。御

史臺奏蕭弘詐妄。詔遞歸鄉里。不之罪。冀得其眞

蕭本蕭弘皆流遠州

四年。十一月。三司按蕭本蕭弘。皆非眞太后弟。本除名流愛州。弘流儋州。而太后眞弟在閩中。終不能自達

王皥力爭郭太后合祔憲宗室坐貶

大中二年。初憲宗之崩。宣宗疑郭太后預其謀。又鄭太后本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宣宗即位。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怏怏。一日登勤政樓欲自隕。宣宗聞之。大怒。是夕崩。外人頗有異論。宣宗以鄭太后故。不欲以郭后祔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禮官王皥奏宜合葬景陵。神主配憲宗室。奏入。宣宗大怒。自敏中召皥詰之。皥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憲宗在東宮爲正妃。逮事順宗爲婦。憲宗厭代之夕。事出曖昧。太皇太后。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乎。敏中怒甚。皥辭氣愈厲。周墀入至敏中廳。問其事。見皥爭辨方急。墀舉手加額。歎皥孤直。明日皥坐貶官

後唐曹太后與劉太妃相得甚歡

同光元年。晉王即皇帝位。國號大唐。尊母晉國太夫人曹氏爲皇太后。嫡母秦國夫人劉氏爲皇太妃。詔盧程詣晉陽冊太后太妃。初太妃無子。性賢不妬忌。太后爲武皇侍姬。太妃常勸武皇善待之。太后亦自謙退。由是相得甚歡。及受冊。太妃詣太后宮賀。有喜色。太后怪怩不自安。太妃曰。願吾兒享國久長。吾輩獲沒于地。園陵有主。餘何足言。因相向歔欷

太后欲親省太妃疾

三年。太后自與太妃別。常忽忽不樂。雖娛玩盈前。未嘗解顏。太妃既別太后。亦邑邑成疾。太后遣中使醫藥相繼於道。聞疾稍加。輒不食。又謂莊宗曰。吾與太妃恩如兄弟。欲自往省之。莊宗以天暑道遠。苦諫。久之乃止

皇后門

東漢馬貴人德冠後宮

永平二年。二月。立貴人馬氏爲皇后。皇子炟爲太子。后援之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宮。能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脩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明帝即位。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炟。明帝以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太子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及有司奏立長秋宮。明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

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蹂麤。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羣臣奏事有難平者。明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明帝由是寵敬。始終無衰焉

陰后挾巫蠱坐廢

永元十四年。陰皇后多妬忌。寵遇浸衰。數懷恚恨。后外祖母鄧朱。出入宮掖。有言后與朱共挾巫蠱道者。和帝使中常侍張慎與尚書陳褒案之。劾以大逆無道。朱二子奉殺。后弟輔皆考死獄中。后坐廢。遷于桐宮。以憂死。父特進綱自殺。后弟軼敞及朱家屬徙日南比景

初太傅鄧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德必有興者。其子護羌校尉訓。有女曰綏。性孝友。好書傳。常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後選入宮爲貴人。恭肅小心。動有瀍度。嘗有疾。和帝特令其母兄弟入親醫藥。不限以日數。貴人辭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私幸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每有讌會。諸姬競自修飾。貴人獨尚質素。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時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僂身自卑。和帝每有所問。常遜辭後對。不敢先后言。陰后見貴人德稱日盛。深疾之。和帝嘗寢病。危甚。陰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鄧氏復有遺類。貴人聞之。流涕言曰。我竭誠盡心以事皇后。竟不

爲所祐。今我當從死。上以報帝之恩。中以解宗族之禍。下不令陰氏有人豕之譏。即欲飲藥。宮人趙玉者固禁之。明日上果瘳。及陰后之廢。詔立貴人鄧氏爲皇后。后辭讓不得已。然後即位。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騭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將

胡廣等諫順帝以籌策選后

永建六年。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胡廣與郭虔史敞上疏諫曰。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俱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順帝從之。恭懷皇后弟子乘氏侯商之女。選入掖

貴人。常侍被引御。從容辭曰。夫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螽斯則百福之所由興也。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何免於罪。順帝由是賢之。陽嘉元年。立貴人梁氏爲皇后

漢劉聰立王沈養女爲左皇后宣懷養女爲中皇后

晉太興元年。漢中常侍王沈養女有美色。漢主聰立以爲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諫曰。臣聞王者立后。比德乾坤。生承宗廟。沒配后土。必擇世德名宗。幽閑令淑。乃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孝成帝以趙飛燕爲后。使繼嗣絕滅。社稷爲墟。此前鑑也。自麟嘉以來。中宮之位。不以德舉。借使沈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以塵汙椒房。況其家

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臣恐非國家之福也。聰大怒。使中常侍宣懷謂太子粲曰。鑒等小子。狂言侮慢無復君臣上下之禮。其速考竟。於是收鑒等送市。皆斬之。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聰又立宣懷養女爲中皇后

劉曜立靳氏爲皇后

二年。漢主曜還都長安。立妃靳氏爲皇后。卽故惠帝后也。曜嘗問之曰。吾何如司馬家兒。靳氏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何可並言。彼貴爲帝王。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首不能庇。妾於爾時。實不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已來。始知天下自有丈夫耳。曜甚寵之。頗干預國事

隋文帝寵愛獨孤皇后。宮中稱二聖

陳太建十三年。獨孤皇后家世貴盛。而能謙恭雅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意合。文帝甚寵愛之。宮中稱爲二聖。文帝每臨朝。后輒與文帝方輦而進。至閤乃止。使宦官伺文帝政有所失。隨則匡諫。候文帝退朝。同反燕寢。有司奏稱周禮。百官之妻命於王。后請依古制。后曰。婦人預政。或從此爲漸。不可開其源也。大都督崔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灋當斬。文帝以后故。欲免其罪。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后性儉約。文帝常合止利藥。須胡粉一兩。宮內不用。求之竟不得。又欲賜柱國劉嵩妻織成衣領。宮內亦無之。然文帝懲周氏之失。不以權任假借外戚。后兄弟不過將軍刺史

唐太宗長孫皇后讀書循禮節儉

武德九年立妃長孫氏爲皇后。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太宗爲秦王。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有隙。后奉事高祖承順妃嬪。彌縫其闕。甚有內助。及正位中宮。務崇節儉。服御取給而已。太宗深重之。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唯家之索。妾婦人。安敢豫聞政事。固問之。終不對

稱賛魏徵正直

貞觀六年。長樂公主將出降。太宗以公主皇后所生。特愛之。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與於明帝之意乎。太宗然其言。入告皇后。后歎曰。妾亟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爲夫婦。曲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況以人臣之踈遠。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也。因請遣中使賫錢四百緡。絹四百匹。以賜徵。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宜常秉此心。勿轉移也。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太宗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太宗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太宗乃悅

仁孝儉素引賢獻納

十年。長孫皇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太宗從容商略古

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宮壼之中。刑無枉濫。訓諸子常以謙儉爲先。太子乳母遂安夫人。嘗白后以東宮器用少。請奏益之。后不許。曰。爲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揚。何患無器用邪。太宗得疾。累年不愈。后侍奉晝夜不離側。嘗繫毒藥於衣帶曰。若有不諱。義不獨生。后素有氣疾。前年從太宗幸九成宮。柴紹等中夕告變。太宗擐甲出閤問狀。后扶疾以從。左右止之。后曰。上既震驚。吾何心自安。由是疾遂甚。太子言於后曰。醫藥備盡。而疾不瘳。請奏赦罪人。及度人入道。庶獲冥福。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若爲善有福。則吾不爲惡。如其不然。妄求何益。赦者。國之大事。不可數下。道釋異端之教。蠹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爲。奈何以吾一婦人。使上爲所不爲乎。必行行汝言。吾不如速死。太子不敢奏。及疾篤。與太宗訣。時房玄齡以譴歸第。后言於太宗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苟無大故。願勿弃之。妾之本宗。因緣葭莩。以致祿位。欲使其子孫保全。慎勿處之權要。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但因山爲墳。器用瓦木而已。仍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畋。妾雖沒於九泉。誠無所恨。又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爲女則三十卷。又嘗著論。駁漢明德馬后。以不能抑退外親。使當朝貴盛。徒戒其車如流水。馬如龍。是開其禍敗之源。而防其末流也。及崩。宮司弃女則奏之。太宗覽之。悲慟。以示羣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爲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

耳。乃召房玄齡使復其位

高宗寵幸武氏

永徽五年。加贈武德功臣屈突通等十三人官。初王皇后無子。蕭淑妃有寵。王后疾之。高宗之爲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隨衆感業寺爲尼。忌日高宗詣寺行香。見之。武氏泣。高宗亦泣。王后聞之。陰令武氏長髮。勸高宗內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卑辭屈體以事后。后愛之。數稱其美於高宗。未幾。大幸。拜爲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與共譖之。高宗皆不納。昭儀欲追贈其父而無名。故託以褒賞功臣。徧贈屈突通等。而武士彠預焉

褚遂良等諫立武后不聽

六年。高宗一日退朝。召長孫无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責稱疾不入。无忌等至內殿。高宗顧謂无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爲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先帝爲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臣不敢曲從陛下上違先帝之命。高宗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爲如何。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高宗大怒。命引出。

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无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上疏諫曰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之故嫫母輔佐黃帝妲己傾覆殷王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作而不瀆後嗣何觀臣恐海內失望棘荆生於闕庭宗廟不血食期有日矣來濟上表諫曰王者立后上瀆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是故周文造舟以迎太姒而興關雎之化百姓蒙祚孝成縱欲以婢爲后使皇統亡絕社稷傾淪有周之隆既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詳察高宗不納宅日李勣入見高宗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高宗意遂決下詔稱王皇后蕭淑妃謀行鴆毒廢爲庶人又下詔曰武氏門著勳庸地華纓黻往以才行選入後庭特荷先慈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可立爲皇后命司空李勣齎璽綬冊皇后武氏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因於別院

大權悉歸中宮中外謂之二聖

麟德元年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高宗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高宗欲有所爲動爲后所制高宗不勝其忿有道士郭行眞出入禁中嘗爲厭勝之術宦者王伏勝發之高宗大怒密召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二品上官儀議之儀因言皇后專恣海內所不與請廢之高宗意亦以爲然

即命儀草詔。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詣高宗自訴。詔草猶在高宗所。高宗盍縮不忍。復待之如初。猶恐后怒。因紿之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太子忠謀大逆。儀下獄。與其子庭芝王伏勝皆死。籍沒其家。賜忠死于流所。朝士流貶者甚衆。皆坐與儀交通故也。自是高宗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生殺決於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天后欲攝知國政

上元二年。天后祀先蠶于邙山之陽。百官及朝集使皆陪位。高宗苦風眩甚。議使天后攝知國政。郝處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也。陛下柰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陛下宜聽之。高宗乃止。天后多引文學之士。著作郎元萬頃。左史劉禕之等。使之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凡千餘卷。朝廷奏議及百司表疏。時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

韋后干預朝政如武后

神龍元年。中宗在房陵。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中宗每聞勑使至。輒惶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寧失一死。何遽如是。中宗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爲皇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桓彥範上表。以爲易稱无攸遂。在中饋。貞吉。書稱牝雞之

辰惟家之索伏見陛下每臨朝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預聞政事臣竊觀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陵夫違人也伏願陛下覽古今之戒以社稷蒼生爲念令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勿出外朝干國政先是胡僧慧範以妖妄遊權貴之門與張易之兄弟善韋后亦重之及易之誅復稱慧範預其謀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賜爵上庸縣公出入宮掖中宗數微行幸其舍彥範復表言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中宗皆不聽

韋后弑中宗自總庶政

景雲元年散騎常侍馬秦客以醫術光祿少卿楊均以善烹調皆出入宮掖得幸於韋后恐事泄被誅安樂公主欲韋后臨朝自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餤中進毒中宗崩於神龍殿韋后祕不發喪自總庶政

明皇欲立武惠妃爲皇后

開元十四年明皇欲以武惠妃爲皇后或上言武氏乃不戴天之讎豈可以爲國母人間盛言張說欲取立后之功更圖入相之計且太子非惠妃所生惠妃復自有子若登宸極太子必危明皇乃止然宮中禮秩一如皇后

百官請加張后尊號

乾元二年百官請加皇后尊號曰輔聖肅宗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韋后有之豈足爲灋肅宗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橫於禁

中。干豫政事。請託無窮。肅宗頗不悅而無如之何

後唐莊宗劉夫人。笞劉叟于宮門

後梁貞明三年。晉王元妃衛國韓夫人。次燕國伊夫人。次魏國劉夫人。劉夫人最有寵。其父成安人。以醫卜爲業。夫人幼時。晉將袁建豐掠得之。入于王宮。性狡悍淫妬。從王在魏。父聞其貴。詣魏宮上謁。王召袁建豐示之。建豐曰。始得夫人時。有黃鬚丈人護之。此是也。王以語夫人。夫人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地相高。耻其家寒微。大怒曰。妾去鄉時。略可記憶。妾父不幸死亂兵。妾守屍哭之而去。今何物田舍翁敢至此。命笞劉叟于宮門

劉后迫莊宗以幸姬賜李紹榮

同光二年。以武寧節度使李紹榮爲歸德節度使。同平章事。留宿衛。寵遇甚厚。莊宗或時與太后皇后同至其家。莊宗有幸姬色美。嘗生子矣。劉后妬之。會紹榮喪妻。一日侍禁中。莊宗問紹榮汝復娶乎。爲汝求昏。后因指幸姬曰。大家憐紹榮。何不以此賜之。莊宗難言不可。微許之。后趣紹榮拜謝。比起顧幸姬已肩輿出宮矣。莊宗爲之託疾不食者累日

皇后請父事張全義

莊宗及皇后如張全義第。全義大陳貢獻。酒酣。皇后奏稱妾幼失父母。見老者輒思之。請父事全義。莊宗許之。全義惶恐固辭再三。彊之。竟受皇后拜。復貢獻謝恩。明日。后命翰林學士趙鳳草書謝全義。鳳密奏自古無天下之母拜人臣爲父

者。莊宗嘉其直然卒行之。自是后與全義。日遣使往來問遺不絕

明宗曹淑妃遜王德妃爲后王德妃不許

長興元年。明宗將立曹淑妃爲后。淑妃謂王德妃曰。吾素病中煩倦。於接對。妹代我爲之。德妃曰。中宮敵偶至尊。誰敢干之。遂立淑妃爲皇后。德妃事后恭謹。后亦憐之。初王德妃因安重誨得進。常德之。明宗性儉約。及在位久。宮中用度稍侈。重誨每規諫。妃取外庫錦造地衣。重誨切諫。引劉后爲戒。妃由是怨之

吳越恭穆夫人慈愛

後晉天福四年。吳越恭穆夫人馬氏。雄武節度使綽之女也初武肅王鏐。禁中外畜聲妓。文穆王元瓘年三十餘。無子。夫人爲之請於鏐。鏐喜曰。吾家祭祀。汝實主之。乃聽元瓘納妾鹿氏。生弘儁弘倧。許氏生弘佐。吳氏生弘俶。衆妾生弘倢弘億弘儀弘偓弘仰弘信。夫人撫視慈愛如一。常置銀鹿於帳前。坐諸兒於上而弄之

後晉齊王立重胤妻馮氏爲皇后

八年立吳國夫人馮氏爲皇后。初高祖愛少弟重胤。養以爲子。及留守鄴都。娶副留守安喜馮濛女爲其婦。重胤早卒。馮夫人寡居。有美色。齊王見而悅之。高祖崩。梓宮在殯。齊王遂納之。羣臣皆賀。齊王謂馮道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羣臣出。齊王與夫人酣飲。過梓宮前。醉而告曰。皇太后

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失笑。齊王亦自笑。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婿何如。夫人與左右皆大笑。太后雖恚。而無如之何。既正位中宮。頗預政事。后兄王。時爲禮部郎中。鹽鐵判官。齊王驟擢用至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與議政事

外戚門

漢文帝不用竇廣國爲相

後二年。丞相張蒼免。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御史大夫梁國申屠嘉。故以材官蹶張。從高帝。封關內侯。遂以嘉爲丞相。封故安侯

元帝不以馮野王爲御史大夫

竟寧元年。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大鴻臚馮野王。元帝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元帝以問石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以爲三公。元帝曰善。吾不見是。因謂羣臣曰。

吾用野王爲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爲比遂以少傅張譚爲御史大夫

成帝封諸舅爲侯黃霧四塞

建始元年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崇爲安成侯賜舅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夏四月黃霧四塞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爲見異於是大將軍鳳懼上書乞骸骨辭職成帝優詔不許

同日封五侯

河平二年悉封諸舅王譚爲平阿侯商爲成都侯立爲紅陽侯根爲曲陽侯逢時爲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劉向極言王氏太盛

陽朔二年以侍中太僕王音爲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五侯羣弟爭爲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賓客滿門競爲之聲譽劉向遂上封事極諫曰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也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宜發明詔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則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

不失社稷。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書奏。成帝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然終不能用其言

五侯爭以奢侈相尚

鴻嘉三年。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長安城。引內澧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成帝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於是成帝怒。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等奢僭不軌。藏匿姦猾。皆阿縱不舉奏正灋。又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藉槀請罪。商。立根。皆負斧質謝。良久乃已。成帝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師丹諫哀帝不宜遽寵親屬

綏和二年。以師丹為大司空。丹見上多所匡改。成帝之政。乃上書言前大行屍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此皆舉錯失中。灋度失理。願陛下且克己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脤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若是。傅太后從弟子遷。在左右。尤傾邪。哀帝惡之。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復為侍中。其逼於傅太后。皆此類也

何武舉公孫祿不肯王莽

元壽二年。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避丁傅。衆庶稱以為賢。又太皇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

以下舉朝皆舉莽獨前將軍何武右將軍公孫祿二人相與謀以爲往時惠昭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爲國計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皇太后自用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

東漢陰鄉侯讓封

光武建武二年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無臣託屬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此爲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帝從之

章帝欲封諸舅太后不聽

建初二年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柰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且陰衛尉天下稱之省中御者至門出不及履此蘧伯玉之敬也新陽侯雖剛彊微失理然有方略據地談論一朝無雙原鹿貞侯勇猛誠信此三人者天下選臣豈可及哉馬氏不及陰氏遠矣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

有司請封諸舅太后不許

四年有司連據舊典請封諸舅章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

遂封衛尉廖等爲侯。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廖等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帝不許。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上書辭位。帝許之

崔駰戒竇憲

章和二年。太后臨朝。竇憲兄弟皆在親要之地。崔駰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乎。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外戚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蓋在滿而不德。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竇憲威名益盛

永元三年。竇憲既立大功。威名益盛。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競賦歛吏民。共爲賂遺。司徒袁安。司空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并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尚書僕射樂恢刺舉無所回避。憲等疾之。恢上疏曰。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恢稱疾歸長陵。憲風厲州郡迫脅。恢飲藥死。於是朝臣震

慴望風承旨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韓稜不拜竇憲

詔竇憲與車駕會長安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尚書韓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稜舉奏龍論爲城旦

晉裴頠辭位惠帝不從

元康九年裴頠爲尚書僕射頠雖賈后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唯恐其不居權位尋詔頠專任門下事頠上表固辭以賈模適亡復以臣代之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爲聖朝累不聽或謂頠曰君可以言當盡言於中宮言而不從當遠引而去儻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頠慨然久之竟不能從

齊崔光謂馮熙家富貴太盛必敗

東昏侯永元元年馮熙以明太后之兄尚恭宗女博陵長公主熙有三女二爲皇后一爲左昭儀由是馮氏貴寵冠羣臣賞賜累巨萬公主生二子誕脩熙爲太保誕爲司徒脩爲侍中尚書庶子聿爲黃門郎黃門侍郎崔光與聿同直謂聿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聿曰我家何所負而君無故詛我光曰不然物盛必衰此天地之常理若以古事推之不可不慎後歲餘而脩敗黜爲平城民及誕熙繼卒幽后尋廢聿亦

擯棄馮氏遂衰

唐武平一請抑損外戚

景龍二年。起居舍人武平一上表。請抑損外戚權寵。不敢斥言韋氏。但請抑損已家。中宗不許

貴戚門

西漢疏廣言太子師友不宜獨親外家

地節三年。以疏廣爲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宣帝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

數遣使者求外家

宣帝自初即位。數遣使者求外家。久遠多似類而非。是歲求得外祖母王媼。及媼男無故。武上賜無故武爵關內侯。旬月間。賞賜以鉅萬計。四年。賜外祖母號爲博平君。封舅無故爲

平昌侯武爲樂昌侯

東漢陰興不肯受封

建武九年封貴人弟就爲宣恩侯復召就兄侍中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所不願光武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期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宗親求位

陰識陰興輔太子有賢德

十九年光武以太子舅陰識守執金吾陰興爲衛尉皆輔導太子識性忠厚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常敬重之常指識以敕戒貴戚激厲左右焉興雖禮賢好施而門無遊俠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

樊宏畏謹宗族染化

二十七年光武舅樊宏爲人謙柔畏慎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所上便宜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灋帝甚重之及病困遺令薄葬一無所用以爲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

第五倫上疏言外戚專事交結

永平十八年。太后兄弟虎賁中郎廖。及黃門郎防。光。終明帝世。未嘗改官。章帝以廖爲衛尉。防爲中郎將。光爲越騎校尉。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第五倫上疏曰。臣聞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近世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抑損陰氏。不假以權埶。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灋。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雒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諭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雒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牟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爲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不以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也。

袁敞不阿權貴

安帝元初四年。司空袁敞。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旨。尚書郎張俊。有私書與敞子俊。怨家。封上之。敞坐策免。自殺。俊等下獄當死。俊上書自訟。臨刑。太后詔以減死論。

皇甫對策議梁冀

建康元年。沖帝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甫規對曰。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

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披埽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誡。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脩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梁冀忿之。以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

晉楊氏一門二后

武帝咸寧元年。立皇后楊氏。大赦。后。元皇后之從妹也。先而有婦德。帝初聘后。后叔父珧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帝許。以后父駿爲車騎將軍。封臨晉侯。尚書褚䂮。郭奕。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帝不從。駿驕傲自得。胡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爲損益乎

宋明帝賜王景文死

泰豫元年。明帝疾篤。慮晏駕之後。皇后臨朝。江安懿侯王景文。以元舅之勢。必爲宰相。門族彊盛。或有異圖。遣使齎藥賜景文死。手敕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敕至。景

文正與客棊叩函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方與客思行爭劫局竟歛子內奩畢徐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中直兵焦度趙智略憤怒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數百足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爲我百口計乃作墨啓答敕致謝飲藥而卒

齊褚淵王儉增封

建元元年高帝賞佐命之功褚淵王儉等進爵增戶各有差處士何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逞鄉國家淵母宋始安公主繼母吳郡公主文尚巴西公主儉母武康公主文尚陽羨公主故點云然

唐皇后不願兄弟執國政

貞觀元年太宗以吏部尚書長孫无忌爲右僕射无忌與上爲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上委以腹心其禮遇羣臣莫及欲用爲宰相者數矣文德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家之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復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爲切骨之戒幸陛下矜察上不聽卒用之

太宗不以間言疑無忌

二年右僕射長孫无忌罷時有密表稱无忌權寵過盛者上以表示之曰朕於卿洞然無疑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有不通又召百官謂之曰朕諸子皆幼視无忌如子非它人所能間也无忌自懼滿盈固求遜位皇后又力爲之請上乃許之以爲開府儀同三司

以无忌爲司空惟才是與

七年。以開府儀同三司長孫无忌爲司空。无忌固辭。曰。臣忝預外戚。恐天下謂陛下爲私。太宗不許。曰。吾爲官擇人。惟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雖讎不棄。魏徵等是也。今日之舉。非私親也

韋方質不肯曲事近戚

則天天授元年。時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地官尚書韋方質有疾。承嗣三思往問之。方質據牀不爲禮。或諫之。方質曰。死生有命。大丈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乎。尋爲周興等所構。籍沒其家

御史彈奏王仙童

開元二年。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彈奏。業爲之請敕紫微黃門覆按。姚崇盧懷慎等奏仙童罪狀明白。御史所言無所枉。不可縱捨。玄宗從之。由是貴戚束手

中書奏鄭光不應免稅

宣宗大中六年。敕先賜右衛大將軍鄭光鄠縣及雲陽莊。並免稅役。中書門下奏以爲稅役之濫。天下皆同。陛下屢發德音。欲使中外畫一。今獨免鄭光。似稍乖前意。事雖至細。繫體則多。敕曰。朕以鄭光元舅之尊。貴欲優異。令免征稅。初不細思。況親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苟非愛我。豈進嘉言。庶事能盡如斯。天下何憂不理。有始有卒。當共守之。並依所奏

鄭光鄙淺不復任民官

七年宣宗事鄭太后甚謹不居別宮朝夕奉養舅鄭光歷平盧河中節度使入朝上與之論爲政光應對鄙淺上不悅留爲右羽林統軍使奉朝請太后數言其貧上輒厚賜金帛終不復任民官

後唐趙張協力傾王彥章

莊宗同光元年王彥章疾趙張亂政及爲招討使謂所親曰得我成功還當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陀不可爲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之能而諂附趙張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違戾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潛伺彥章過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

後晉杜威貪殘無意守邊

開運二年順國節度使杜威久鎮恒州性貪殘自恃貴戚多不瀆每以備邊爲名斂吏民錢帛以充私藏又畏懦過甚每契丹數十騎入境威已閉門登陴或數騎驅所掠華人千百過城下威但瞋目延頸望之無意邀取由是虜無所忌憚屬城多爲所屠威竟不出一卒救之又畏契丹之彊累表請入朝齊王不許威不俟報遽委鎮入朝朝廷聞之驚駭桑維翰言於帝曰威固違朝命擅離邊鎮居常憑恃勳親邀求姑息及疆埸多事曾無守禦之意宜因此時廢之庶無後患帝不悅維翰曰陛下不忍廢之宜授以近京小鎮勿復委以雄藩帝曰威朕之密親必無異志維翰自是不敢復言國事

馮王弄權朝政益壞

戶部尚書馮王同平章事。事無大小。悉以委之。王每舍承迎帝意。由是益有寵。帝有疾在家。齊王謂諸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俟馮王出。乃得除其倚任。如此。王乘勢弄權。四方賂遺輻輳其門。由是朝政益壞

權勢門

西漢張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元康元年。張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臧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爲子延壽求出補吏。宣帝以爲北地太守

宋漢孟佗交結張讓監奴

靈帝建寧三年。初中常侍張讓。有監奴典任家事。威形諠赫。孟佗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其所欲。佗曰。吾望汝曹爲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常數百千兩。佗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倉頭迎拜於路。遂共轝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舍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

符瀌第門車馬輻輳

晉穆帝升平元年。秦太后苟氏遊宣明臺。見東海公瀌之第門車馬輻輳。恐終不利於秦王堅。乃與李威謀。賜瀌死

會稽王道子專權奢縱

太元二十年。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奢縱。嬖人趙牙本出倡優。茹千秋本錢唐捕賊吏。皆以諂賂得進。道子以牙爲魏郡太守。千秋爲驃騎諮議參軍。牙爲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功用鉅萬。武帝嘗幸其第。謂道子曰。府內乃有山甚善。然修飾大過。道子無以對。帝去。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人力所爲。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作彌甚。千秋賣官招權。聚貨累億。博平令吳興聞人奭上疏言之。帝益惡道子。而逼於太后。不忍廢黜。乃權時望。及所親幸王恭等。使居內外要任。以防遏之。道子亦引王國寶及國寶從弟緒。以爲心膂。由是朋黨競起。無復鄉時友愛之驩矣

宋謝瞻乞貶弟晦以保門戶

高帝永初二年。上之爲宋公也。謝瞻爲宋臺中書侍郎。其弟晦爲右衛將軍。時晦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

門巷塡咽。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爲業。不願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宋公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之。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勵爲國爲家。

謝晦難以自免

文帝元嘉元年。以行荊州刺史謝晦爲眞。晦將行。與蔡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晦始懼。不得去。既發。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

誅檀道濟乃壞萬里長城

十三年。江州刺史檀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朝廷疑畏之。會文帝疾篤。義康言於帝。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高世之勳。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既至。義康矯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下詔稱道濟潛散金貨。招誘剽猾。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植等十一人誅之。道濟見收。憤怒。曰。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

義康專總朝權

十七年。司徒義康專總朝權。內外衆事。皆專決施行。凡所陳奏。人無不可。方伯以下。並令義康選用。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勢傾遠近。朝野輻輳。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義康權勢已盛。殷景仁密言於上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加裁抑。文帝陰然之

顏延之怒子竣驕傲

孝武帝孝建三年。顏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布衣茅室。蕭然如故。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即屏住道側。常語竣曰。吾平生不意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

顧覬之不降意於戴灋興

大明二年。孝武帝在江州。山陰戴灋興。戴明寶。蔡閑。爲典籤。及即位。三典籤並以初舉兵預密謀。賜爵縣男。閑已卒。追賜之。時上親覽機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灋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會郡巢尚之。人士之末。涉獵文史。爲上所知。亦以爲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徙誅賞大處分。上皆與灋興尚之。參懷內外雜事。多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而灋興明寶。大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金累千金。吏部尚書顧覬之。獨不降意於灋興等。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覬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

使吾不爲三公耳。覬之常以爲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著定命論以釋之

王景文以盛滿爲憂

泰始七年。王景文常以盛滿爲憂。屢辭位任。明帝不許。然中心以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疑其將來難信。乃自爲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景文彌懼。自表解揚州。情甚切至。詔報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爲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主。今袁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遷爲令。居之不疑。人情向粲。漠然亦復不改常日。以此居貴位要任。當有致憂兢。不夫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溝壑之憂。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存亡之要。巨細二揆耳

入直決事號爲四貴

蒼梧王元徽二年。以平南將軍蕭道成爲中領軍。南兗州刺史留衛建康。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爲四貴

齊四戶勢傾朝廷

武帝永明二年。中書舍人吳興茹法亮。封望蔡男。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任一省。謂之四戶。以法亮及臨海呂文顯等爲之。既總重權。勢傾朝廷。守宰數遷換去來。四方餉遺歲數百萬。法亮於衆中語人曰。何須求外祿。此一戶中。年辦百萬。蓋約言之也。後因天文有變。王儉極言文顯等專權狥私。上天見

異禍由四戶上手詔酬荅而不能改也

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

明帝建武元年龍章中書舍人綦毋珍之朱隆之直閤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等珍之所論薦事無不允內外要職皆先論價旬月之間家累千金擅取官物及役作不俟詔旨有司至相語云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帝以龍駒爲後閤舍人常居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帝畫敕左右侍直與帝不異

蕭懿不爲叛走尚書令

永元二年蕭懿爲尚書令有弟九人敷衍暢融宏偉秀憺恢懿以元勳居朝右惕爲衛尉掌管籥時東昏侯出入無度或勸懿因其出門舉兵廢之懿不聽嬖臣茹法珍王咺之等憚懿威權說帝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陛下命在晷刻帝然之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懿西奔襄陽懿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邪

高肇擅錄囚徒

梁武帝天監十一年魏以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高肇爲司徒肇雖登三司猶自以去要任怏怏形於言色清河王懌有才學聞望懲彭城之禍因侍宴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翦之幾盡昔王莽頭禿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身曲亦恐終成亂階會大旱肇擅錄囚徒欲以收衆心懌言於魏主曰昔季氏旅於泰山孔子疾之誠以君臣之分宜防微杜漸

不可瀆也。減膳錄囚乃陛下之事。今司徒行之。豈人臣之義乎。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禍亂之基於此在矣。帝笑而不應

元乂劉騰表裏擅權

普通元年。清河文獻王懌。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時望甚重。領軍將軍元乂。在門下兼總禁兵。恃寵驕恣。志欲無極。懌每裁之。以灋。乂由是怨之。衛將軍劉騰。權傾內外。吏部希騰意奏用騰弟爲郡。人資乖越。懌抑而不奏。騰亦怨之。太后在嘉福殿。未御前殿。乂奉帝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太后不得出。懌入遇乂於含章殿後。乂厲聲不聽懌入。命宗士及直齋執懌衣袂。將入含章東省。使人防守之。騰稱詔集公卿議論懌大逆。衆咸畏乂。無敢異者。夜中殺懌。幽太后於北宮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鑰。帝亦不得省見。藏懌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飢寒。乃歎曰。養虎得噬。我之謂矣。又使中常侍酒泉賈粲侍帝。帝書密令。防察動止。乂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同輔政。帝謂乂爲姨父。乂與騰表裏擅權。乂爲外禦。騰爲內防。常直禁省。共裁刑賞。政無巨細。決於二人。威振內外。百僚重跡。朝野聞懌死。無不喪氣

侯景指誅權佞

太清二年。朱异遺景書。爲陳禍福。景報書。并告城中士民。以爲梁自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割剝齊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

姬妾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得之。僕所以趨赴闕庭。指誅權佞。非傾社稷。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觀王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

晉公護專權被誅

陳宣帝太建四年。周太祖爲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殂。皆受晉公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侍衛。盛於宮闕。諸子僚屬。皆貪殘恣橫。士民患之。周王深自晦匿。無所關預。人不測其淺深。護問稍伯大夫庾季才曰。比日天道何如。季才對曰。荷恩深厚。敢不盡言。頃上合有變。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享期頤之壽。受旦奭之美。子孫常爲藩屏。不然。非復所知。護沈吟久之。曰。吾本志如此。但辭未獲免耳。公既王官。可依朝例。無煩別參寡人也。自是疎之。衛公直怨。護勸帝誅之。護自同州還長安。帝因引護入含仁殿。謁太后。帝以玉珽自後擊之。護踣於地。帝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及護死。帝閱護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謀者。皆坐誅。唯得庾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宜返政歸權。帝賜季才粟三百石。帛二百段。遷太中大夫。

齊蘭陵王威聲太重

五年。齊蘭陵武王長恭。貌美而勇。以邙山之捷。威名大盛。武士歌之。爲蘭陵王入陳曲。齊主忌之。及代段韶督諸軍攻定陽。頗務聚斂。其所親尉相願問之曰。王受朝寄。何得如此。長

恭未應。相顧曰。豈非以邱山之捷。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顧曰。朝廷若忌王。即當用此爲罪。無乃避禍而更速之乎。長恭涕泣。前膝問計。相顧曰。王前既有功。今復告捷。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用兵。恐復爲將。歎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齊主遣使酖殺之

隋高熲自比晉帝

開皇十九年。熲坐免。上在國就第。文帝謂熲曰。朕不負公。公自負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熲勝於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無高熲。人臣不可以身要君。自古第一也。頃之。熲國令上熲陰事。稱其子表仁。謂熲曰。司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焉知非福。於是上大怒。囚熲於內史省。而鞫之。顧謂羣臣曰。帝王豈可力求。孔子以大聖之才。猶不得天下。熲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心乎。於是除名爲民。熲初爲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耳。爾其慎之。熲由是常恐禍變。至是熲歡然無恨色

賀若弼三太猛

二十年。賀若弼復坐事下獄。文帝數之曰。公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既而釋之。它日上謂侍臣曰。弼將伐陳。謂高熲曰。陳叔寶可平也。不作高鳥盡良弓藏邪。熲云。必不然。及平陳。遽索內史。又索僕射。我語熲曰。功臣正宜授勳官。不可預朝政。弼後語熲。皇太子於已出口

入耳無所不盡公終久何必不得弼力何脉脉邪意圖鎮廣陵又圖荆州皆作亂之地意終不改也

楊素自知名位已極

大業元年楚景武公楊素雖有大功特爲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素寢疾煬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者恒恐不死素亦自知名位已極不肯餌藥亦不將慎謂弟約曰我豈須史活邪

唐岑文本位高憂懼

太宗貞觀十八年文本既拜爲中書令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曰非勲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親賓有來賀者文本曰今受乎不受賀也

李義府勢傾朝野

顯慶三年中書令李義府有寵於高宗諸子孩抱者並列清貴而義府貪冒無厭母妻及諸子女壻賣官鬻獄其門如市多樹朋黨傾動朝野中書令杜正倫每以先進自處義府侍恩不爲之下由是有隙與義府訟於上前上以大臣不和兩責之

丘愔攻李昭德專權

則天延載元年內史李昭德恃太后委遇頗專權使氣人多疾之功曹參軍丘愔上疏攻之其略曰陛下天授以前萬機獨斷自長壽以來委任昭德參奉機密獻可替否事有便利不預諮謀要待畫日將行方乃別生駮異楊露專擅顯示於

人歸美引愆義不如此又曰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鼠息所衝上拂雲漢又曰蟻穴壞堤針芒寫氣權重一去收之極難太后由是惡昭德貶爲南賓尉尋又免死流竄

姜皎兄弟權寵太盛

開元五年初玄宗微時與太常卿姜皎親善及誅竇懷貞等皎預有功由是寵遇羣臣莫及常出入卧内與后妃連榻宴飲賞賜不可勝紀弟晦亦以皎故累遷吏部侍郎宋璟言皎兄弟權寵太盛非所以安之上亦以爲然以晦爲宗正卿因下制曰西漢諸將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以優閑自保皎宜放歸田園散官勲封皆如故

令公四俊苗呂崔貞

八年張嘉貞吏事彊敏而剛躁自用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貞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嘉貞親引進常與之議政事四人頗招權時人語曰令公四俊苗呂崔貞

宰相騶從之盛自林甫始

天寶六載命百官閱天下歲貢物於尚書省既而悉以車載賜李林甫家玄宗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爲空陳希烈雖坐府無一人入謁者林甫子岫爲將作監頗以滿盈爲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役夫言於林甫曰大人久處位權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爲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處不事威勢騶從不過數人士民或不之避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

騎百餘人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則重關復壁以石甃地牆中置板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宰相騶從之盛自林甫始

吉溫去林甫輔國忠

九載初吉溫因李林甫得進及御史中丞楊釗恩遇浸深溫遂去林甫而附之爲釗畫代林甫執政之策蕭炅及渾皆林甫所厚也求得其罪使釗奏而逐之以翦其心腹林甫不能救也

祿山獨憚李林甫

十載祿山與王鉷俱爲大夫鉷權任亞於李林甫祿山見林甫禮貌頗倨林甫陽以它事召王大夫鉷至趨拜甚謹祿山不覺自失容貌益恭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祿山於公卿皆慢侮之獨憚林甫每見雖盛冬常汗沾衣林甫乃引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爲十郎既歸范陽劉駱谷每自長安來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檢校輒反手據牀曰噫嘻我死矣

王鉷父子權寵日盛

十一載御史大夫王鉷權寵日盛領二百餘使宅旁爲使院文案盈積吏求署一字累日不得前中使賜齎不絕於門雖李林甫亦畏避之林甫子岫爲將作監鉷子準爲衛尉少卿俱供奉禁中準陵侮岫岫常下之然鉷事林甫謹林甫雖忌

其寵。不忍害也。準嘗帥其徒過駙馬都尉王繇。繇望塵拜伏。準挾彈。命中於繇冠。折其王簪。以爲戲笑。既而繇延準置酒。繇所尚永穆公主。上之愛女也。爲準親執刀匕。準去。或謂繇曰。鼠雖挾其父勢。君乃使公主爲之具食。有如上聞。無乃非宜。繇曰。上雖怒。無害。至於七郎。死生所繫。不敢不爾

楊國忠貴震天下與林甫爲敵

京兆尹楊國忠。加御史大夫。京畿關內採訪等使。凡王鉷所綰使務。悉歸國忠。初李林甫以國忠微才。且貴妃之族。故善遇之。國忠與王鉷俱爲中丞。鉷用林甫薦爲大夫。故國忠不悅。遂深探邢縡獄。令引林甫交私鉷兄弟。及阿布思事狀。陳希烈哥舒翰從而證之。上由是疎林甫。國忠貴震天下。始與林甫爲仇敵矣

李峴言輔國專權

乾元二年。李峴爲相。於上前叩頭。論制敕皆應由中書出。其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肅宗感寤。賞其正直。輔國所行事。多所變更。罷其察事。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上不許。輔國由是忌峴

輔國遷明皇居西內

上元元年。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輔國言於肅宗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羣小何。且興慶宮與閭閻相參。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

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殊又得杜絶小人熒惑聖聽如此上皇享萬歲之安陛下有三朝之樂庸何傷乎上不聽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哭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内上泣不聽輔國懼會上不豫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内至睿武門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大内上皇驚幾墜高力士叱輔國與已共執上皇馬鞚侍衛如西内居甘露殿輔國帥衆而退所留侍衛兵纔尫老數十人陳玄禮高力士及舊宮人皆不得留左右刑部尚書顔眞卿首帥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其後上稍悔寤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猶豫不能決

李輔國求爲宰相

二年加李輔國兵部尚書輔國赴上宰相朝臣皆送之御廚具饌太常設樂輔國驕縱日甚求爲宰相肅宗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爲其如朝望未允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等使薦已薦宗密謂蕭華曰輔國求爲宰相若公卿表來不得不與華出問冕曰初無此事吾嘗可斷宰相不可得華入言之肅宗大悅輔國銜之

輔國與張后晚年有隙

寶應元年初張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年更有隙內射生使三原程元振黨於輔國肅宗疾篤后召太子謂曰李輔國久典禁兵制敕皆從之出擅逼遷聖皇其罪甚大所忌者吾與太子今主上彌留輔國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

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二人皆陛下勳舊之臣。一旦不告而誅之。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后曰。太子出。后召越王係謂曰。太子仁弱。不能誅賊臣。汝能之乎。對曰。能。係乃命內謁者監段恒俊選宦官有勇力者二百餘人。授甲於長生殿後。后以上命召太子。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伏兵於陵霄門以俟之。太子至。以難告。乃以兵送太子於飛龍廐。且以甲卒守之。是夜收捕越王係。段恒俊及知內侍省事朱光輝等。百餘人繫之。以太子之命。遷后於別殿。肅宗崩。輔國等殺后。并係父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亦晏然處之。

號輔國爲尚父而不名

李輔國恃功益橫。明謂代宗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代宗內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號輔國爲尚

柳伉疏乞斬程元振

廣德元年。驃騎大將軍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疾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代宗狼狽出奉。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齒而莫敢發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爲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塡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

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爲安邪危邪。若以爲危。豈得高枕。不爲天下討罪人乎。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卽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未悛。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代宗以元振宦有保護功。削其官爵。放歸田里

魚朝恩欲奉上幸河中

永泰元年。朝恩欲奉代宗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羣臣論議不一。一旦百官入朝。立班久之。閤門不聞。朝恩忽從禁軍十餘人操白刃而出。宣言吐蕃數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邪。今屯軍如雲。不勦力扞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廟社稷而去。非反而何。朝恩驚沮而退。事遂寢

元載奏除魚朝恩

大曆五年。觀軍容使魚朝恩。專典禁兵。寵任無比。代宗常與議軍國事。勢傾朝野。朝恩好於廣座。恣談時政。陵侮宰相。元載雖彊辯。亦拱默不敢應。每奏事以必允爲期。朝廷政事有不豫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代宗聞之。由是不懌。元載測知上指。乘間奏朝恩專恣不軌。請除之。代宗亦知天下共怨怒。遂令載爲方略。朝恩每入殿。常使射生將周皓。將

百人自衛。又使其黨陝州節度使皇甫溫握兵於外以爲援。載皆以重賂結之。故朝恩陰謀密語。代宗一一聞之。而朝恩不之覺也。三月寒食。上置酒宴貴近於禁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恩將還營。上留之議事。因責其異圖。朝恩自辨。語頗悖慢。皓與左右擒而縊殺之

元載威權動人

元載既誅魚朝恩。代宗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每衆中大言。自謂有文武才略。古今莫及。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僭侈無度。吏部侍郎楊綰。典選平允。性介直。不附載。嶺南節度使徐浩。貪而佞。傾南方珍貨以奉載。載以綰爲國子祭酒。引浩代之。載有丈人自宣州來。從求官。載度其人不足任事。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書無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大怒。不得已。試謁院僚判官。聞有載書。大驚。立曰。節度使。遣大校以箱受書。館之上舍。留宴數日。餼去。贈絹千匹。其威權動人如此

李泌雖寵卒爲元載所攻

代宗悉知元載所爲。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終。因獨見深戒之。載猶不悛。代宗由是稍惡之。載以李泌有寵於上。忌之。言泌常與親故宴於北軍。與魚朝恩親善。宜知其謀。代宗曰。北軍。泌之故吏也。故朕使之就見親故。朝恩之誅。泌亦豫謀。卿勿以爲疑。載與其黨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代宗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爲江西判官。且屬少

遊使善待之

元載王縉伏誅

十二年。元載專橫。王縉附之。士之求進者。不結其子弟。及王書卓英倩等。無由自達。代宗含容累年。載縉不悛。代宗欲誅之。恐左右漏泄。無可與言者。獨與左金吾大將軍吳湊謀之。命湊收載縉於政事堂。又收仲武及卓英倩等繫獄鞫之。問端皆出禁中。仍遣中使詰以陰事。載縉皆伏罪。乃賜載自盡於萬年縣。貶縉括州刺史。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它物稱是

路嗣恭畏權勢

十三年。代宗因與李泌言嗣恭初平嶺南。獻琉璃盤徑九寸。朕以爲至寶。及破載家。得嗣恭所遺載琉璃盤徑尺。俟其至。當與卿議之。泌曰。嗣恭爲人小心。善事人。畏權勢。精勤吏事。而不知大體。昔爲縣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之。而爲載所用。故爲之盡力。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爲陛下盡力矣

盧杞欲起勢立威

建中二年。御史中丞盧杞。貌醜。色如藍。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獨隱几待之。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它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寘之死地。引太常博士裴延齡爲集賢直學士。親任之

賓客恃權而貪

貞元八年。竇參陰狡而愎。恃權而貪。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議之。申招權受賂。時人謂之喜鵲。德宗頗聞之。謂參曰。申必爲卿累。宜出之以息物議。參再三保其無它。申亦不悛

王叔文欲專國賦

永貞元年。以王叔文爲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驟使重權。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爲副以專之。叔文雖判兩使。不以簿書爲意。日夜與其黨屏人竊語。人莫測其爲

李訓鄭注連逐三相

太和八年。李訓鄭注爲文宗畫太平之策。以爲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次清河北。開陳方略。如指諸掌。文宗以爲信然。寵任日隆。初李宗閔爲吏部侍郎。貶明州。鄭注發其事。再貶處州。李訓用事。貶侍郎李漢。蕭澣爲刺史。皆坐李宗閔之黨。是時李訓鄭注連逐三相。威震天下。於是平生絲恩髮怨無不報者

天下事皆決李訓

以舒元輿李訓並同平章事。仍命訓三二日。一入翰林講易。元輿爲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爲之彈擊。由是得爲相。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訓或在中書。或在翰林。天下事皆決於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指。惟恐不逮。自中尉樞

密禁衛諸將見訓皆震慴迎拜叩首

陳蟠叟言路巖親吏得罪

咸通十年懿宗荒宴不親庶政委任路巖巖奢靡頗通賂遺左右用事至德令陳蟠叟因上書召對言請破邊咸一家可贍軍二年懿宗問咸爲誰對曰路巖親吏懿宗怒流蟠叟於愛州自是無敢言者

韋保衡挾恩弄權

十四年以王鐸同平章事時韋保衡挾恩弄權以劉瞻于琮先在相位不禮於已譖而逐之王鐸保衡及第時主文也蕭遘同年進士也二人素薄保衡之爲人保衡皆擯斥之

蜀唐文扆與毛文錫爭權

後梁貞明三年蜀飛龍使唐文扆居中用事張格附之與判樞密院事毛文錫爭權文錫將以女適同平章事庾傳素之子會親族於樞密院用樂不先表聞蜀主聞樂聲怪之文扆從而譖之貶文錫茂州司馬籍沒其家

吳徐知訓驕倨狎侮

四年內外馬步都軍使徐知訓驕倨淫暴狎侮吳王無復君臣之禮嘗與王爲優自爲參軍使王爲蒼鶻總角弊衣執帽以從又嘗泛舟濁河王先起知訓以彈彈之又嘗賞花於禪智寺知訓使酒悖慢王懼而泣四座股栗

後唐郭崇韜權侔人主

同光二年郭崇韜位兼將相復領節旄以天下爲已任權侔

人主旦夕車馬填門性剛急遇事輒發嬖倖僥求多所推抑宦官疾之朝夕短之於上崇韜扼腕欲制之不能豆盧革韋說嘗問之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徙華陰公世家馮門豈其枝派邪崇韜因曰遭亂亡失譜諜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革曰然則固從祖也崇韜由是以膏粱自處多甄別流品引援浮華鄙弃勲舊有求官者崇韜曰深知公功能然門地寒素不敢相用恐爲名流所嗤由是嬖倖疾之於内動舊怨之於外

軍中制置一出郭崇韜

三年初莊宗遣宦者李從襲等從魏王繼岌伐蜀繼岌雖爲都統軍中制置補署一出郭崇韜崇韜終日決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惟大將晨謁外牙門索然從襲等固耻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爭以寶貨妓樂遺崇韜魏王所得不過匹馬束帛唾壺麈柄而已從襲益不平

安重誨恃恩驕横

天成元年安重誨恃恩驕横殿直馬延誤衝前導斬之於馬前御史大夫李琪以聞重誨白明宗下詔稱延陵突重臣戒諭中外

安重誨專權弄威福

三年樞密使孔循性狡佞安重誨親信之明宗欲爲皇子娶重誨女循謂重誨曰公職居近密不宜復與皇子爲昏重誨辭之循知之陰遣人結王德妃求納其女德妃請娶循女爲

從厚婦明宗許之重誨大怒以循充忠武節度使重誨惡成德節度使王建立奏建立與王都交結有異志建立亦奏重誨專權求入朝面言其狀明宗召之既至言重誨與宣徽使張延朗結昏相表裏弄威福明宗見重誨氣色甚怒謂曰今與卿一鎮自休息以王建立代卿張延朗亦除外官重誨曰臣披荊棘事陛下數十年值陛下龍飛承乏機密數年間天下幸無事今一旦弃之外鎮臣願聞其罪明宗不懌而起

安重誨請誅皇子

四年皇子右衛大將軍從璨性剛安重誨用事從璨不爲之屈明宗東巡以從璨爲皇城使從璨與客宴於會節園酒酣戲登御榻重誨奏請誅之

安重誨矯制以吳越王官爵

吳越王鏐遣安重誨書辭禮頗倨明宗遣供奉官烏昭遇韓玫使吳越昭遇與玫有隙使還玫奏昭遇見鏐稱臣拜舞謂鏐爲殿下及私以國事告鏐安重誨奏賜昭遇死制鏐以太師致仕自餘官爵皆削之凡吳越進奏官使者綱吏令所在繫治之

安重誨矯制逐從珂

長興元年李從珂與安重誨飲酒爭言重誨終銜之至是重誨用事自皇子從榮從厚皆敬事不暇時從珂爲河中節度使重誨屢短之於明宗明宗不聽重誨乃矯以帝命諭河東牙內指揮使楊彥溫使逐之是日從珂出城閱馬彥溫勒兵

閉門拒之。從珂使人扣門詰之曰。吾待汝厚。何爲如是。對曰。彥溫非敢負恩。受樞密院宣耳。請公入朝。從珂止千虞鄉遣使以狀聞。重誨諷馮道趙鳳奏從珂失守。宜加罪。明宗曰。吾兒爲姦黨所傾。未明曲直。公輩何爲發此言。意不欲置之人間邪。此皆非公輩意也。明日重誨自言之。明宗曰。朕昔爲小校家貧。賴此小兒拾馬糞自贍。以至今日爲天子。曾不能庇之邪。卿欲如何處之。於卿爲便。重誨曰。陛下父子之間。臣何敢言。惟陛下裁之。明宗曰。使閑居私第亦可矣。何用復言

馮道乞解安重誨機務爲便

安重誨久專大權。中外惡之者衆。王德妃及武德使孟漢瓊浸用事。數短重誨於上。重誨內憂懼。乞解機務。明宗曰。朕無間於卿。誣罔者。朕既誅之矣。卿何爲爾。明宗遣孟漢瓊詣中書議重誨事。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宜解其機務爲便。趙鳳曰。公失言。乃奏大臣不可輕動

潘鎮聞重誨無不惶駭

石敬瑭征蜀未有功。使者自軍前來。多言道險狹。進兵甚難。明宗憂之。安重誨曰。臣職忝機密。軍威不振。臣之罪也。臣請自往督戰。明宗許之。重誨即拜辭。遂行。日馳數百里。西方藩鎮聞之無不惶駭。錢帛芻糧。晝夜輦運赴利州。人畜斃踣於山谷者不可勝紀

朱弘昭奏安重誨怨望

二年。鳳翔節度使朱弘昭。譖事安重誨。連得大鎮。重誨過鳳

翔弘昭迎拜馬首館於府舍延入寢室妻子羅拜奉進酒食禮甚謹重誨爲弘昭泣言讒人交構幾不免賴主上明察得保宗族重誨既去弘昭即奏重誨怨望有惡言不可令至行營恐奪石敬瑭兵柄有詔召重誨還

朱弘昭不欲舊人在帝側

四年以天雄左都押牙宋令詢爲磁州刺史朱弘昭以誅秦王立帝爲已功欲專朝政令詢侍帝左右最久雅爲潞王所親信弘昭不欲舊人在帝側故出之潞王不悅而無如之何

劉延朗居中用事

清泰二年以宣徽南院使房暠充樞密使宣徽北院使劉延朗兼樞密副使於是延朗居中用事暠雖爲使長其聽用之言什不三四啓奏除授一歸延朗諸方鎮刺史自外入者必先賂延朗後議貢獻賂厚者先得內地賂薄者晚得邊陲由是諸將帥皆怨憤潞王不能察

閩主惡李倣專制朝政

閩皇城使李倣專制朝政陰養死士閩主昶與拱宸指揮使林延皓等圖之延皓等詐親附倣倣待之不疑倣入朝延皓等伏衛士數百於內殿執斬之

後晉楊光遠干預朝政

天福三年楊光遠自恃擁重兵頗干預朝政屢有抗奏高祖常曲意從之以其子承祚爲左威衛將軍尚帝女長安公主次子承信亦拜美官寵冠當時

患楊光遠跋扈難制

高祖患天雄節度使楊光遠跋扈難制。桑維翰請分天雄之衆。加光遠太尉西京留守。光遠由是怨望。密以賂自訴於契丹。養部曲千餘人。常蓄異志

高祖憚光遠不敢詰其專殺

五年。太子大師范延光請歸河陽私第。高祖許之。延光重載而行。西京留守楊光遠。兼領河陽。利其貨。且慮爲子孫之患。奏延光叛臣。不家汴洛而就外藩。恐其逃逸入敵國。宜早除之。高祖不許。光遠請敕延光居西京。從之。光遠使其子承貴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殺。延光曰。天子在上。賜我鐵券。許以不死。爾父子何得如此。承貴以白刃驅延光上馬。至浮梁擠于河。光遠奏云自赴水死。高祖知其故。憚光遠之彊。不敢詰爲延光輟朝

後周王峻忌郭榮英烈

廣順三年。太祖以河沃爲憂。王峻請自往行視。許之。鎮寧節度使郭榮屢求入朝。峻忌其英烈。每沮止之。榮復求入朝。會峻在河上。太祖乃許之

王峻志趣無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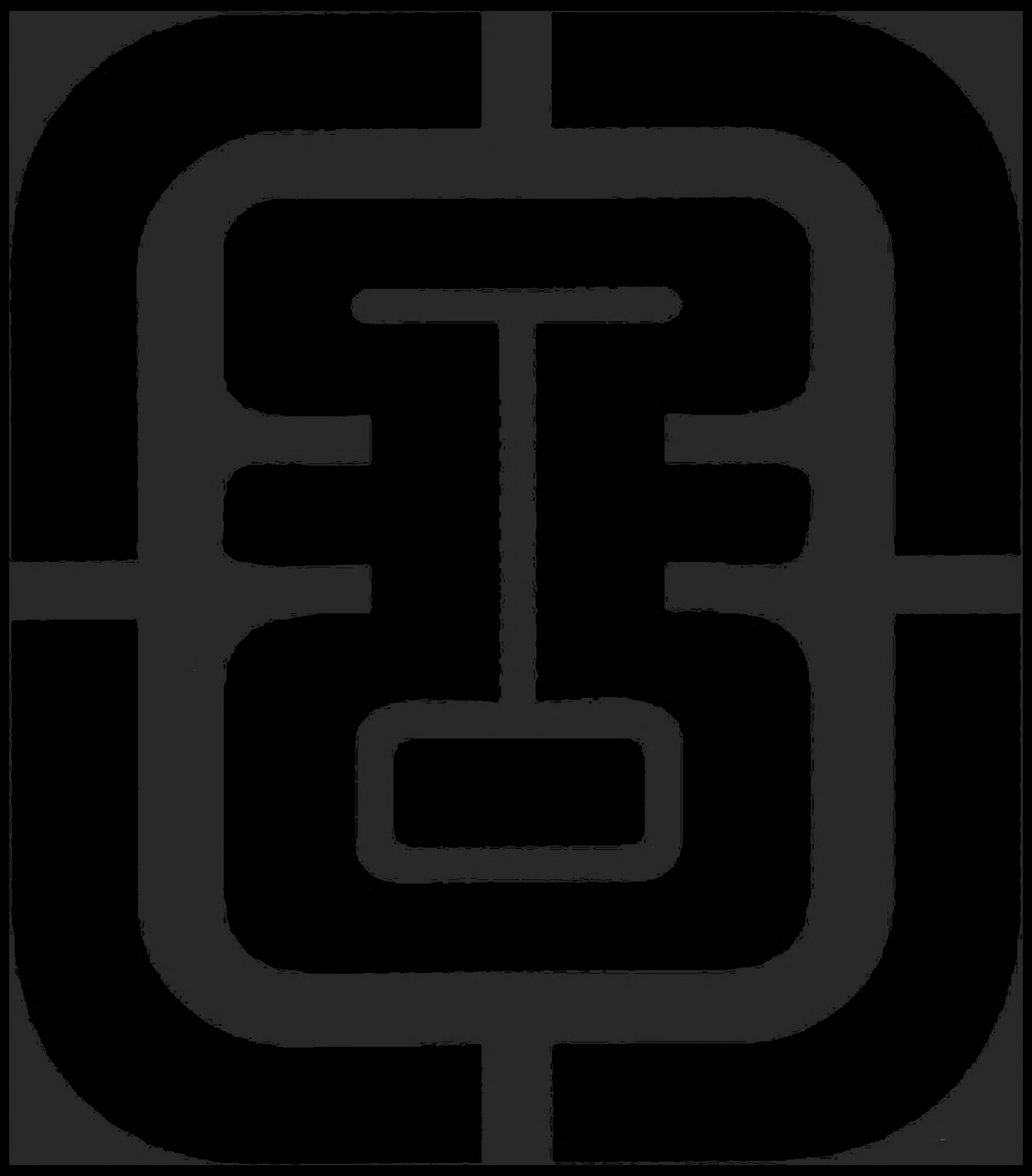
同平章事王峻。晚節益狂躁。奏請以端明殿學士顏衎。樞密直學士陳觀。代范質李穀爲相。太祖曰。進退宰輔。不可倉猝。俟朕更思之。峻力論列。語浸不遜。日向中。太祖尚未食。峻爭之不已。太祖曰。今方寒食。俟假開。如卿所奏。峻乃退。太祖見

馮道等泣曰。王峻陵朕太甚。欲盡逐大臣。翦朕羽翼。朕惟一子。專務間阻。暫令詣闕。已懷怨望。豈有身典樞機。復兼宰相。又求重鎮。觀其志趣。殊未盈厭。無君如此。誰則堪之。貶峻商州司馬。制辭略曰。肉視羣后。孩撫朕躬。峻至商州。未幾而卒

王殷挾震主之威

鄴都留守同平章事王殷恃功專橫。凡河北鎮戍兵。應用敕處分者。殷卽以帖行之。又多掊斂民財。高祖聞之不悅。使人謂曰。卿與國同體。鄴都帑庾甚豐。卿欲用則取之。何患無財。成德節度使何福進入朝。密以殷陰事白高祖。高祖由是疑之。殷入朝。詔留殷充京城內外巡檢。殷每出入從者常數百人。殷請量給鎧仗以備巡邏。高祖難之。時帝體不平。將行邪禮。而殷挾震主之勢。在左右。衆心忌之。殷入起居。遂執之

洛陽人畏十阿父

顯德四年。前許州司馬韓倫。都指揮使令坤之父也。令坤領鎮安節度使。倫居于陳州。于預政事。貪汚不法。爲公私患。爲人所訟。令坤屢爲之泣請。世宗詔免倫死。流沙門島。倫後得赦。還居洛陽。與光祿卿柴守禮及當時將相王溥王晏王彥超之父遊。處恃勢恣橫。洛陽人畏之。謂之十阿父

通鑑總類卷第四終